

韶關市區 粵語語音變異研究

語言文字叢書

馮國強 著

語言文字叢書

韶關市區粵語語音 變異研究

馮國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 / 馮國強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萬卷樓, 2012.04
面 ; 公分. -- (語言文字叢書)
ISBN 978-957-739-751-5(平裝)

1. 粵語 2. 語音學 3. 比較方言學

802.5233

101004544

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

2012年4月 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751-5

定價：新臺幣 260 元

作 者	馮國強	出 版 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 編 輯	陳滿銘	電 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 真	02-23218698
編 輯	游依玲	電 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輯助理	吳家嘉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電 話	02-23216565
		傳 真	02-23944113
		印 刷 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請寄回更換

網 路 書 店 www.wanjuan.com.tw
劃 摻 帳 號 15624015

單序

單周堯

認識馮國強君多年，他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無論對甚麼事，都非常認真。他這種認真的態度，在這本《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中隨處可見。由於認真，他的研究很細緻，而且可信。

馮君研究韶關市區粵語語音多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馮君先後遊覽英德、陽山、連南、連縣、曲江、樂昌、仁化和韶關市區，發現粵北縣城的粵語與廣州、香港兩地的粵語頗有差異，於是選擇韶關市區此一粵北政治、經濟、交通中心作調查點，收集語料，然後分析韶關市區粵語的語音體系和特點。他的語音調查工作開始於一九八八年八月下旬，收集材料的過程並不順利，而且遇到很多無法想像、無法估計的障礙。這些困難，他初認識我時，每次見面都跟我說一遍，因此印象非常深刻。

經過幾許努力，馮君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題為《韶關市區粵語語音的特點》。馮君指出，聲母方面，韶關市區粵語有下列特點：

- (一) n、l不分，「泥」母字也唸成l。
- (二) kw、k不分，kw'、k不分——韶關市區居民，凡kw、kw'與o系韻母相拼，不論老、中、青，圓唇介音都傾向消失。這種現象與香港中、青兩代及廣州年青一代大致相同。
- (三) 溪母開口字，廣州話主要讀k'、h；溪母合口字，廣州話主要讀k'、kw'、h、f。韶關粵語溪母的開合兩類字讀音大致與廣州話一致，不同的是廣州話只讀h的字詞，韶關人不少兼讀k'或只讀成k'；廣州話讀f的字詞，韶關人也有不少兼讀

或只讀k‘或kw‘的。

(四) 韶關粵語有許多字由不送氣讀成送氣。

韻母方面，有下列特點：

(一) 咸、深二攝有下列音變現象：

1. 咸攝開口一、二、三、四等字，深攝開口三等字中的雙唇鼻音尾韻m，可讀成舌尖中鼻音尾韻n，形成m、n兩讀。
2. 咸攝開口一、二等入聲字，深攝開口三等入聲字，雙唇塞音韻尾p，可讀成舌尖中塞音韻尾t、舌根塞音韻尾k，形成二讀或三讀的現象。
3. 咸攝開口三、四等入聲字的雙唇塞音韻尾p，可讀成舌尖中塞音韻尾t，形成p、t二讀的現象。

(二) 咸攝合口三等非組入聲字，山攝開口一、二等，合口二、三等入聲字，臻攝開口三等入聲字，舌尖中塞音韻尾t可讀成舌根塞音韻尾k，形成at、ak二讀，ət、ək二讀現象。

(三) 曾、梗二攝有下列音變現象：

1. 曾、梗二攝的ə韻母字，不少轉為ɿa／ua／na自由變讀，顯示正向遞變發展。至於əŋ／aŋ則為文白異讀。
2. 梗攝開口二等字，有一小部分字的韻母在廣州話只讀作aŋ，但在韶關粵語中，該類字多讀作əŋ。
3. 曾、梗二攝部分入聲字有ək／ət／əŋ三讀。

(四) 主要元音a、ə自由變讀——廣州話有不少字原屬短元音a韻母的，正向長元音ə韻母發展；韶關粵語在這方面的發展與廣州話一致，在入聲字方面的發展，更超越廣州話，如ap可讀成ap／at／ak，ət、ək可讀成ak。此外，咸攝開口一、二等而韻母為əm的，可讀am／an，-m轉為-n，是尾韻的音變現象。韶關粵語也有一部分字的元音由a變作ə，此一轉變

只見於陽聲韻的梗攝開口二等字，韻尾不會產生音變現象。由此可見，韶關粵語以由 a 變 æ 為主流，產生的影響也大，其影響最後可使韶關粵語入聲韻尾 $-p$ 、 $-t$ 消亡，而韻母 ak 也會消亡，最後只保留 ak 。

(五) ua 、 ja 這兩個韻母的字，偶然會讀成 ea 。

(六) 韶關粵語鼻音韻 ŋ 多歸併入 m 。在調查的九個字中，韶關人只會偶爾將「五」、「午」說成 $\text{m}/\text{ŋ}$ ，而「蜈、吾、梧、伍、誤」等字則只讀成 m 。

聲調方面，則有下列特點：

(一) 調值22的，可讀作33；調值33的，可讀作22。

(二) 潛上變去——韶關粵語潛（古全濁字）上變去，比穗、港粵語多了「市」、「婦」兩字。由於韶關粵語調值22的，可變讀為33，所以「市」、「婦」等字，出現13、22、33三讀現象。此外，韶關粵語有不少次濁上聲的字，也變讀成陽去。

馮君的碩士論文，於一九九〇年完成，指導老師是余迺永教授，我是校外考試委員。其後馮君在新亞研究所繼續進修博士，我承乏擔任指導，於是很快就讀到馮君的文稿，也就是本書的前身。

在馮君的碩士論文中，已有專節討論韶關鄰近方言對韶關粵語的影響；馮君的博士論文，更透過不斷反覆調查多代居於韶關城區居民的粵語，通過與鄰近方言特點比較，深入研究該地粵語音變原因。

馮君的研究採用由外而內的觀察方法。韶關為核心圈，第一外圈層是曲江縣，第二外圈層是清遠、樂昌、仁化、翁源、乳源（瑤族自治區）、始興、南雄，第三外圈層是佛岡、河源、新豐、梅州市一帶地區。由於曲江方言影響韶關粵語最深，馮君便集中力量在曲江進行方言調查。舉凡曲江白話點有五成或以上的居民說白話，便進行調查，然後跟進調查該白話點鄰近村委會的不同方言。最後，曲江縣的

不同方向的鄉鎮也盡量走訪。事實上，這種大範圍的調查，頗能顯示語言變化的輪廓。

馮君的語言調查工作，主要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六年進行。馮君指出，曲江是以客家話為主，客家話以外，還通行一種屬於當地土著方言的粵北土話（當地稱為𠵼婆聲），而城區一帶則流行粵語。

一九九七年底，曲江縣約有二十六萬二千的客家方言人口，約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中農村的客家方言人口約為二十二萬五千人，城鎮的客家方言人口約為三萬七千人。

客家話在曲江縣二十三個鄉鎮均有分佈，其中二十一個鄉鎮以客家話為主要方言。梅村鄉則以𠵼婆聲為主要方言，客家話人口佔少數；白土鎮也是以𠵼婆聲為主要方言，連灘話、白話、客家話居次。

曲江縣縣城的粵語白話人口，多來自珠江三角洲白話縣。據《曲江縣志·方言概況》所述，白話侵入曲江縣時間不長，早期白話人口於清末從清遠縣遷去，大部分農村及墟鎮白話人口於日本侵略軍佔領廣州前後從廣州市及周邊白話縣分遷去，機關、廠礦的白話人口則多為一九四九年後因工作調動從各自白話縣分遷去。

馮君指出，韶關、曲江白話的語音變異，主要是受𠵼婆聲和客家話影響。由於早年廣府人操韶關經濟命脈，當地𠵼婆聲人、客家人基於經濟活動的需要，因此學習白話。經過多代，舊縣城及東西河兩岸地土著的新生代說白話的人多了許多，但其母語的特點仍殘留在其目的語（白話）裡。由於接觸日多，白話人的白話也受影響而產生變異。

此外，馮君又指出，《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謂曲江馬壠鎮白話「古深攝的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是 -n 和 -t，古咸攝的陽聲韻尾和入聲韻尾分別是 -n 和 -t，-ŋ 和 -k，比廣州話少了 -m、-p 韵

尾。」事實上絕非如此，把咸攝鼻音尾韻 -m 讀成 -ŋ，僅為少數白話人家庭的現象，那是當地操𠵼婆聲、客家話土著把語碼轉換成粵語時，仍牢牢保留著𠵼婆聲、客家話的尾韻特點所致。《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的曲江馬埠鎮白話發音人說的白話，是第一代客家人說的白話，因此有這種現象。如果發音人的父母都是從珠江三角洲一帶遷來三代或以上，便很少會出現這種語音現象，一般情況是：咸攝開口一、二等 [am] [wa] [ap] [də] 一類字，部分完全保留廣州話古咸、深攝尾韻的特點，部分完全變成 -n/-t，部分 -m/-p~-n/-t/-k 兩種或多種形式自由變讀。咸、深二攝 -m、-p 的讀音雖存，趨勢卻是朝著 -n、-t、-k 尾韻方向演變。由此可見，馮君研精究微，故能邁越前修。

馮君這種詳稽博辨、精益求精的研究精神，在分析韶關白話 [a]、[ə] 混讀時也釐然可見。馮君指出：他寫碩士論文時，由於可以運用的材料太少，調查不夠深入，不能區分韶關白話 [a] 跟 [ə] 交替互混是跟韶關𠵼婆聲有關，[a] 跟 [ə] 交替互混是跟客家話有關；寫博士論文時，悟今是而昨非，於是予以辨正。

馮君在韶關、曲江等地作方言調查時，嚴格自行挑選合適的發音人，拒絕接受當地單位隨意派遣。他不單要求發音人遷至韶關等地至少要有三代，還要求發音人的家庭內部必須以白話為唯一交談語言。此外，馮君要研究祖語組合不同對語音有何影響，他挑選發音人時，除父親一方外，還注意到母親一方的語言。其治學之嚴謹，於此亦可見一斑。

關於漢語韻尾的從弱化到消失，許多學者曾作探討。其中日本學者賴惟勤先生透過內外轉探討漢語韻尾的演變，認為內轉韻母的主要元音短而弱，其韻尾則長而強；外轉韻母長而強，其韻尾則短而弱。

馮君質疑賴先生的理論，而採用張琨先生的說法，認為語言變異跟方言接觸有關，並作微觀調查，分析韶關白話的變異，印證張說。由此可見，馮君的研究，已達到理論層次，而不僅限於方言調查。因此，我很高興馮君這本《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即將面世，相信學術界許多朋友都同樣感到高興。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文農單周堯於香港大學

甘序

甘於恩

上個月馮國強先生將其博士論文發給我，曰論文即將付梓，囑我為之作序。本人頗為猶豫，因為自己雖然對粵語多少有些瞭解，但對文中涉及的客家話、粵北土話，瞭解並不多，因此要做出恰當的評論，確實不太容易。

這半個月以來，受派到珠海校區上課，帶著《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抽空在兩周內斷斷續續地看完，發現論文的確很有價值，有不少閃光點，值得推薦。而且有件事情讓我有點感慨，上周我帶上列印稿來到珠海，上完課卻遍尋不獲，回去後只好請我的研究生再印一份，這一週給同學上最後一次「詞彙學」，竟然意外發現上次那份列印稿就躺在講壇上——現在我有了兩份列印稿，如果我再拖延作序，那可真的說不過去了。

《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色，或者說長處，應予肯定。

其一是背景材料的豐富。一般做方言研究，最常利用的便是縣誌上有關當地的人口、歷史、語言等背景資料，或者是各地政府網的相關資訊。可是縣誌上的材料只適宜做參考，不宜作為立論的依據，比如現在有種時髦的說法，曰粵語的發源地乃是粵西某縣，便與縣誌或網路的陳陳相因，有莫大的關係。做田野調查的，獲取背景材料，要靠自己勤查、勤問、勤聽，善於鑒別，例如馮氏對𠵼婆聲的分佈、類型及來源的調查，就顯示出背景材料的獨特價值。

其二是對方言真相的執著追求。說實在的，隨著社會功利色彩的強化，現在做方言田野調查，已經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了，遭遇公眾的

不理解已是家常便飯。因此，不少做方言研究的，往往習慣于利用第二手材料，海闊天空地構想一番，既有「理論性」，又可免於旅途奔波之苦。我並不反對利用第二手材料，但是，第二手材料只可作為參考，做方言研究的，如果不深入到基層，瞭解語言的真實情況，培養語感，那是沒有出路的，最終可能被第二手材料所誤導。馮先生作為一位香港人，能多次到粵北地區長時間地進行田野作業，其精神著實可嘉。

其三是研究方法的獨特。方言研究沒有顯見的經濟價值，不管是在內地，還是在海外，調查時間往往難以保證，在這種情況下，要探尋事實的真相，講究方法，因時因地地做出某些方法上的改變，也是促使調查獲得預想效果的途徑之一。說實話，剛剛拿到馮先生的稿子時，看到題目是《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裡面卻有許多小節談的卻是客家話和土話的特點，感到有點詫異，後來想想，在粵北這塊方言複雜的土地上，如果不對各種方言進行全面的瞭解，研究其間的接觸關係，要真正解決粵語語音變異的深層原因，可謂難上加難。馮氏在做專題方言調查時，還講究「靈活的處理」，就是因應特殊環境和特殊情況，設計各種不同的調查表格，見縫插針地訪查，終於有所收穫。

其四是觀點的鮮明可信。做方言研究，往往沒有現成的答案，因為我們接觸的許多方言，多為首次披露，價值不可低估。我經常對我的研究生說，不要迷信所謂大家的語言定律，要大膽懷疑，善於發現，善於建構。「大家」說的規則，更多的是他們見識到的方言現象，而他們沒有見到的現象，總結出的規則就不一定管用。因此，觀點要可信，重要的一點就是事實要真確，要善於運用各種科學方法，來探求語言事實，同時不要被現有的定論所束縛。在這點上，《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也做出可喜的探索，比如對《粵北十縣市粵

方言調查報告》記錄的質疑，對余靄芹先生關於韻尾脫落解釋的商榷，以及作者對地望語言影響調查結果的解釋，體現了作者難得的學術勇氣，都是比較可信的。

《韶關市區粵語語音變異研究》還有不少可貴的材料和觀點，值得語言工作者仔細研讀，作為研究的參考，此處便不再細說了。

是為序。

2012年3月19日深夜於暨南大學珠海校區

3月22日再改

目次

單序／單周堯	1
甘序／甘於恩	7
第一章 導言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前人的調查	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6
第二章 韶城粵語形成的歷史地理背景	15
第一節 北江水系、大庾嶺配套工程的整治	19
第二節 韶城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	22
第三節 曲江人牢不可破的自然經濟思想	30
第四節 小結	33
第三章 曲江縣方言特點概述	41
第一節 曲江縣的客家話	41
第二節 曲江𠵼婆聲概述	56
第三節 曲江縣白話概述	67

第四章 韶關市區主要漢語方言的特點	85
第一節 韶關客家話	85
第二節 韶關𠵼婆聲	90
第三節 韶關白話	102
第五章 結論——韶關市區粵語變異原因	119
第一節 家庭成員方言組合的影響	120
第二節 威望語言	150
引用書目	157
後記／馮國強	167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目的

英德、陽山、連南、連縣、曲江、樂昌、仁化和韶關市區各市縣居民操的粵語跟穗港粵語是有所差異。韶關市區粵語一方面比以上各縣粵語複雜及多變異以外，韶關又是粵北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選擇韶關市區作為研究對象是較為具有挑戰性。

本文的撰寫，是透過不斷反覆調查多代居於韶關城區居民的粵語，通過與鄰近方言特點比較，進行深入研究該地方言音變原因。

第二節 前人的調查

周法高提及1928年1月到1929年2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到兩廣展開方言調查，當中包括了樂昌與韶州。¹當年的調查，是樂昌的塘村，韶州城的灣頭村。²

宋學於1980年表示全國各省在50年代後期，根據1956年3月20日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發出《關於漢語方言普查的聯合指示》及1957年

¹ 周法高《論中國語言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註三十二，頁20。

² Hashimoto,Anne Yue:The Liang-Yue dialect materials. Unicorn,6,35-51,1970。

1993年12月，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舉辦第四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余靄芹教授跟筆者表示，這批語音材料屬於趙元任先生後人，現在由丁邦新先生保管。

3月7日的補充通知，廣東跟全國各省一樣進行一次漢語的初步普查，還編寫了《廣東話方言概況》，共五、六十萬字，原稿部分已經失落，餘下部分保存在中山大學、暨南大學和華南師範學院。³ 1988年，筆者曾經向黃家教先生表示希望看一看餘下部分材料，黃教授當時稱材料實在全部遺失，也表示不必去看，材料只是由一些只是通過學習班學習一點兒國際音標的人員負責，一點音韻常識也沒有，材料可信性甚低。

到了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跟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編制《中國語言地圖集》，於是便開展全國方言調查。調查粵北山區方言這項任務，由鄭張尚芳和白宛如負責。白宛如主要負責調查白話，鄭張尚芳先生主要負責調查樂昌、連南、連縣、連山、乳源、陽山、曲江、韶關、仁化、南雄、始興、翁源、英德的韶州土話和客家話。白話方面，鄭張先生在曲江馬壠鎮也調查了。鄭張先生的調查，分別在1985年11月和1986年3至5月進行，在韶關地區的十三個縣市一共進行了七十三個方言點的調查。⁴ 這些材料是一種粗略的調查，除了兩個方言點採用《方言調查字表》(3810字)外，其餘的是採用精簡表。一些採用《541字表》，較略的還採用自編的《185字，110條詞句》，部分採用白宛如的《廣東方言調查表，1986》。

整個80年代，關於粵北方言的文章並不太多。整片敘述的有梁猷剛〈廣東省北部漢語方言的分佈〉、熊正輝〈廣東方言的分區〉、鄭張尚芳〈廣東省韶州土話簡介〉。⁵ 單方言點探討的主要文章有黃家

³ 宋學〈1957～1958年全國漢語方言普查的成果調查〉、《語文現代化（叢刊）》（上海市：知識出版社，1980年5月）第二輯，頁277。

⁴ 鄭張尚芳《廣東北部韶關地區方言分佈概況》。這是鄭張先生手稿複印本材料，先生給筆者祇有兩頁，是「壹、調查點」的一個部分。

⁵ 梁猷剛〈廣東省北部漢語方言的分佈〉《方言》（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5月24日）第二期。

教、崔榮昌〈韶關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異〉、易家樂〈南雄方言記略〉、余偉文〈樂昌白話的語音特點〉。⁶

到了90年代，粵北方言開始受人注視。韶關大學余伯禧校長、林立芳教授在1991年發表了〈韶關方言概況〉。⁷ 其後，韶關大學林立芳教授利用校址處於粵北山區的大好優勢，率領部分年輕校內學者進行大規模調查，先後發表了大量文章，分別有林立芳〈馬塌客家方言同音字匯〉、〈馬塌方言詞匯〉、林立芳跟莊初昇《南雄珠璣方言志》、鄺永輝、林立芳、莊初昇〈韶關市郊「𠵼婆聲」的初步研究〉、林立芳、莊初昇〈韶關本城話音系〉、鄺永輝〈粵語影響下的韶關市城區普通話詞匯特點〉、林立芳、莊初昇〈南雄珠璣方言與珠江三角洲諸方言的關係〉、莊初昇〈粵北韶關市的閩方言——連灘聲〉、林立芳、莊初昇〈如何看待珠璣方言與粵方言的關係〉、鄺永輝、林立芳、莊初昇〈韶關市郊石陂村語言生活的調查〉、莊初昇〈粵北客家方言的分佈和形成〉、鄺永輝、莊初昇〈曲江縣白土墟言語交際中的語碼轉換〉。⁸ 據莊初昇先生稱，韶關大學不單自行調查當地方言，更與張

熊正輝〈廣東方言的分區〉《方言》(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第二期。

鄭張尚芳〈廣東省韶州土話簡介〉(未刊稿)(漢語方言學會第四屆學術討論會論文)。

6 黃家教、崔榮昌〈韶關方言新派老派的主要差異〉《中國語文》(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二期。

易家樂(Egerod,Søren)〈南雄方言記略〉《方言》(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二期。

余偉文〈樂昌白話的語音特點〉《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市：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

7 余伯禧、林立芳〈韶關方言概況〉《韶關大學韶關師專學報》(廣州市：韶關大學韶關師專學報編輯部，1991年)第三期。

8 林立芳〈馬塌客家方言同音字匯〉《韶關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市：韶關大學學報編輯部，1992年)第一期。